

公元 184 年至 265 年

汉魏时期

东汉末年与曹丕建立魏朝的合称。此时，天下大乱，社会动荡，文化出现繁荣景象，如“建安文学”。我省保存的部分文物（左图为建安弩机）有——



# 这片家园这段历史 他们会一直讲下去

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

核心提示

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永陵镇是满族和清朝的发祥地，这里还有一处国级文保单位——永陵南城址，是距今近两千年的汉代玄菟郡郡治所在。一处处地点，在历史长河中分占两处重要时间节点，这在我省并不常见。为了将横跨千年的永陵镇历史文化延绵下去，如今，不论是普通农民还是专业导游员，他们都在尽己之力讲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。



永陵南城址如今已变为耕地。

## 壹 | 隐藏在田地里的汉代城址

永陵南城址，位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部，因地理方位而得名。

虽然城址距离永陵镇中心并不算远，但找寻“永陵南”的过程并不容易。

一则，永陵镇隐藏有多条历史线索，稍不留神，就易错过“永陵南”。

永陵镇是满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，也是后金奠基者努尔哈赤的出生地、后金政权的诞生地，还是他的祖陵所在地，这里历史遗址丰富，形式多样。比如“觉尔察城”——这个努尔哈赤爷爷的兄长的城寨，就距“永陵南”不远。

二则，作为城址的“永陵南”距今近两千年，时间之手几乎无情地抹平了这里的一切。城址隐藏在一大片旱田与水田交织的耕地中，若不是一路上不断有人指引，这处毫不起眼的遗址极容易被错过。

从空中俯瞰永陵南城址，它居于

苏子河与支流二道河子夹角的一大平缓的河流与广阔的农田，也只不过是嵌在辽东丘陵之中的一个小点而已。

盛夏的永陵镇，万物竞发，草茂林密。在村民的指引下，记者行走在找寻“永陵南”的农田里，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田埂是唯一通道。小心翼翼地走过，仿佛走过一个个独木桥。农田紧邻河道，河水充沛。此情此景不禁让记者心生疑惑——水量如此丰沛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原来的水田改为旱田，种植作物由水稻改为玉米？

一名农民在为记者指路的同时解释了其中的缘由：“种水稻太费事，还是旱田省事。”此时，正路过一小块水田，秧苗茁壮成长。“这些水稻是我自己家吃的，不外卖。”他补充道。

不远处，记者偶遇今年 74 岁的何秀云，她是坚持种植水稻的少数民族

之一。她包裹着头巾，一个人孤单地在炎炎烈日下躬身补种水稻秧苗。

何秀云十分善谈，从永陵南城址的发现到 20 年前考古人员对这处遗址的发掘，再到她和老伴儿勤劳耕作的一生，话题不断，滔滔不绝。

终于，何秀云停下话茬，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略微凸起的土包，说：“那就是‘老城’城址。”她又解释说，当地人都称“永陵南城址”为“老城”。虽然何秀云的农田与“老城”距离很近，但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村子。

永陵南城址没有正式考古发掘前，当地村民就经常在附近的田地里发现破碎的陶片和瓦片。何秀云说：“还有人在附近挖出过陶罐，但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”



十分善谈的何秀云在自家地头向记者讲述这座城址的历史。



导游员孙微（右）在讲解当地历史，她还是赫图阿拉城守城人的后代。

## 记者手记

### 如何让特色乡镇更具文化味

朱忠鹤

放眼全省，像永陵镇这样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标记意义的乡镇并不多。这里既是满族的发源地，也是清朝的起源地。当地负责文旅的相关负责人也认为，永陵镇历史文化资源的独特与丰富，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。

如何让游客对这处既具历史又具文化价值的地方“一眼铭记”，既考验着主政者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，也考验着他们如何将文化落地与应用。

满族文化无疑应该是永陵镇最具特色的文化标识，反映在具象化的衣食住行上，比如旗袍的制作、八碟八碗和各种黏食、万字炕和花格窗以及风习俗等諸多方面。

除了物质文化，满族的非物质文化

遗产更具特色。满族剪纸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题材，展现了满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。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，或描绘着满族的历史传说，或展现着乡村的田园风光，无不栩栩如生。满族刺绣、针法细腻，色彩斑斓，绣出的图案寓意深刻，寄托了满族女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这些传统满族文化元素都是当地文旅部门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，也是寻找创作灵感的材料库。不过，我们今天要将其应用到文旅场景中，需要与时俱进、适当转化。比如，今天接待游客的酒店多为楼房，可外地游客想要沉浸式体验的万字炕却早已不在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万字炕相关的故事、装饰、传统，经过转化后点

缀于酒店房间呢？

再比如，满族传统饮食的分量大多针对人口众多的大门大户，在如今自驾游、散客游日益兴盛的情况下，能不能设计一些适合单人或者双人的满族简餐？在体现满族饮食精髓的同时，也能满足自驾游游客的饮食体验需求，让人记住“舌尖上的乡镇”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元素丰富的乡镇，整体形象打造上也应该凸显自己的文化特色。不论是亭台楼阁，还是街树路灯，都应该避免“千城一面”“千镇一面”，只有用绣花功夫雕琢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细节，才会使游客既能够深切感受历史味，更能够感受文化味，从而流连忘返，形成有效的二次传播。

## 贰 | 哆起历史来没完没了的庄稼人

在何秀云眼中，尽管出土的文物不值钱，但“老城”城址却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能证明永陵镇的历史悠久。“这说明这块地是风水宝地，要不他们（指古代人）咋会在这儿住，对不？”何秀云讲完后，反问记者。

几年前，何秀云和丈夫承包了几百亩的农田，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。“从那里到那里，都是我们家的地。”湛蓝的天空下，何秀云抬起手比画，手指头迅速向另一端画去，最终停在了永陵南城址附近。“这片地都是我们家的，一直到‘老城’那，老大一片地方了。”她又强调一遍。

此时，微风荡漾，水波中夹杂着耀眼的点点阳光，照亮了何秀云黝黑的面庞。

何秀云经常在地里劳作，每年都会遇上几拨探访“老城”的外地人，她会热心指路，顺便闲聊几句。关于“老城”历史的来龙去脉，何秀云说不出太多，但她愿意分享自己知道的“历史”。

比如，当年发掘时，考古工作者就住在一家农户，前后有 5 年的时间；考古结束不久，“老城”城址就立上石碑，周围不允许建设。再比如，“老城”附近的几个村子，除了生活着满族人外，还有不少朝鲜族人。正是何秀云这句不经意的话，解开了记者对永陵镇上狗

肉馆较多的疑问。

作为一名农民，何秀云并不懂什么是文化传承，但她却通过自己的言行，将一代代当地农民的勤劳、爽快等精神品格传承下来；同时，她不经意的闲聊，如导游一般，将近两千年前的历史粗线条地讲给更多人听。

农民眼中“不值钱”的永陵南城址，在李新全的眼里却十分有价值。考古发掘结束后，这处城址获评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这证明了李新全当初的判断。

李新全资深考古专家，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总支书记、副院长。退休前，他长期从事边疆考古发掘研究。永陵南城址考古发掘就是他带队完成的。

永陵南城址贯穿青铜时代至辽金等多个历史时期。西汉时，开始筑城；东汉末年至“三燕”时期，整个城址的建设与发展步入高潮；辽金时期，这里虽然已经衰落，但仍有人居住，只不过已没有了城址。

元封三年（公元前 108 年），汉武帝在辽东地区设置真番、临屯、乐浪、玄菟四郡，其中，玄菟郡面积最大。玄菟郡的第一个郡治所在辽宁的东南方向。20 多年后，郡治所迁到了新宾的永陵南城址。永初元年（公元 107 年），在永陵南城址经营了近 200 年后，玄菟郡治迁至今天的沈阳市和抚顺市之间，即上伯官古城遗址。



导游员孙微（右）在讲解当地历史，她还是赫图阿拉城守城人的后代。

## 叁 | 故事讲得津津有味的守城人后代

永陵南城址持续了 200 余年的昌盛，如今早已繁华不再。残留在来的，只剩高于地面的一个较大土坡。

相较于汉代永陵南城址的默默无闻，几公里外，同处永陵镇的赫图阿拉城声名远播。

和耕作农田的何秀云一样，在赫图阿拉城里工作的讲解员孙微也是性格爽朗、快言快语之人。

作为最早一批导游员，孙微从努尔哈赤出生地的茅草屋，讲到努尔哈赤办公的大政殿，再讲到城中深掘的一口老井，她会将隐藏在城中一砖一瓦里的故事细致地讲给游客听。清晰的表达、动人的故事、对历史细节的精彩解读，孙微声情并茂、环环相扣的讲述赢得一拨又一拨观众的点赞好评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孙微既是导游，也是赫图阿拉城守城人的后代。

当年，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迁至辽阳，随后又迁至沈阳，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生地，安排专人守城。包

括孙微在内的很多当地人都是当年守城人的后代。

因为有了这重身份，孙微在讲解中会注入更多情感，她将自己的远祖对这座城的忠诚与热爱融在了每一个字句里。她说：“我们赫图阿拉城有历史，有文化，有故事，我愿意永远讲下去，将这些历史讲给更多人听。”

采访即将结束，站在赫图阿拉城入口，记者给孙微拍下了一张工作照。照片里，孙微眼中闪露出光芒，如点点星光，映照着身后古朴的赫图阿拉城。

新宾满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贺明告诉记者，永陵镇是新宾地区文化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乡镇，这里既有文化资源，也有生态资源。双重资源赋予了永陵镇得天独厚的旅游优势，“最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这里生活着一群对家乡历史真心热爱、真情传播的人，这是最宝贵的财富。”贺明说。

### 永陵南城址

地址：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部  
年代：青铜时代、汉、“三燕”、辽金等多个历史时期  
文物价值：西汉时期玄菟郡北迁后的第二个治所，为研究汉代辽东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制度提供重要资料